

教授不點名

# 梅西迪絲・巴爾恰： 馬奎斯最偉大的小說



I AM 張淑英

I READ

El País / The New York Times /  
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(2019-2022)。馬德里大學西班牙&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(RAE)外籍院士。2019年起為西班牙王室索利亞伯爵基金會通訊委員。2011-2013 擔任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，2013-2019 擔任臺灣大學國際長。

現為《英語島》定期撰文。學術專長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旅行文學、流浪漢小說、殖民時期紀事、中西筆譯理論與實務等研究。中譯《世界圖繪》、「明日之書」繪本三冊，《佩德羅・巴拉莫》、《杜瓦特家族》，西譯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

馬奎斯與妻子梅西迪絲

沒有「她」，就沒有驚人神作《百年孤寂》

馬奎斯在2014年以87高齡辭世，六年後，他的妻子履行當初送葬的承諾：「我們八月見」(En agosto nos vemos)。梅西迪絲・巴爾恰・帕爾朵(Mercedes Barcha Pardo)八月十五日於墨西哥市逝世，享壽87。《我們八月見》這本馬奎斯未出版的作品，典藏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哈利・蘭森中心(Harry Ransom Center)，如今，譬喻成真，見證這對長達56年婚姻的最佳夫妻檔在天堂重逢：「賈伯和賈媽」(馬奎斯和梅西迪絲的暱稱：El Gabo / La Gaba)。

梅西迪絲身後，緬懷致意和推崇的媒體與親朋好友眾口同聲說：「沒有賈媽，就沒有《百年孤寂》」。尤其和馬奎斯夫婦長達四分之一世紀情誼的作家達帝斯・格拉(Gustavo Tatis Guerra)重申他在《魔術師的黃色花朵》(La flor amarilla del prestidigitador)<sup>1</sup>的肯定，讚譽梅西迪絲是馬奎斯「最偉大的小說」，是他「神聖的鱷魚<sup>2</sup>」，所有文學靈感的泉源。

以妻子作為靈感，馬奎斯拒絕外在誘惑

但是，文學史&文學事件簿、或文學軼事記載作家的生平時，很少見到作家元配妻子的記載或相關敘述；膾炙人口引人入勝的經常是作家的風流韻事或纏綿悱惻。千年文學史，看得到、讀得到的前傳、後傳等傳記，越是知名的作家，他的婚外情或是情人戀史恆常都是讀者最感興趣的，甚至寫出來的作品也是最動人吸睛(金)的，更是書市的亮點。作家之妻，經常成就作家的盛名與成就，卻儼然隱形人，「勤勞種樹，他人乘涼」，為作家作傳的男性執筆者，常也惜墨如金，或說吝於為男人背後的偉大女性多著墨幾筆！生為女人，扮演什麼角色？元配還是情人？不知是幸是悲？經常有讀者好奇詰問，為何寫出曠世巨作《百年孤寂》以及系列叫好叫座小說的馬奎斯，不曾傳出讀者喜愛「窺視」的婚外情史？為何他不需要像其他作家浪漫多情、時而依賴接二連三的戀情引發靈感寫出感人的作品？

馬奎斯經典作品中，都可見梅西迪絲身影

馬奎斯重要的傳記--傑拉德・馬汀(Gerald Martin)所著的《馬奎斯的一生》(Gabriel García Márquez, A Life)或是達索・薩迪瓦(Dasso Saldívar)的《馬奎斯傳：回歸本源》(El viaje a la semilla: La biografía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)對梅西迪絲也僅是輕描淡寫幾筆。梅西迪絲對馬奎斯的重要性還是得由馬奎斯本人親身敘述，方能鞭辟入裏。1982年出版的訪談錄《番石榴飄香》(El olor de la guayaba)和二十年後馬奎斯親筆的自傳《活著為了訴說人生》(Vivir para contarla, 2002)馬奎斯念茲在茲敘述他對婚姻的忠誠和觀念：

“... 我們從來沒有為一件事發生過嚴重的爭執。我認為，相處之道就在於結婚後，我們仍然持續了解婚前彼此對事情的看法。也就是說，婚姻就跟生活本身一樣，是一件極致困難的事情，每天都要重頭開始，而且有生之年天天都是如此。這份心力必須持之以恆，很多時候甚至是令人筋疲力竭的，但是很值得。”



這就是他在《預知死亡紀事》裏透過女主角安荷拉的母親，說出最真實的箴言：「愛也是需要學習的」。雖然馬奎斯不認為他的小說裡有梅西迪絲真正的化身，但是他在《百年孤寂》裏用了“Mercedes”(梅西迪絲)的名字和藥劑師的身分，描寫了她謹慎恬靜的個性，更在烏蘇拉和阿瑪蘭塔母女身上體現了梅西迪絲的堅毅；在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這本綿延53年7個月又11天的長跑戀情，賈伯以獻詞明志，獻給賈媽，寫了「當然，這是獻給梅西迪絲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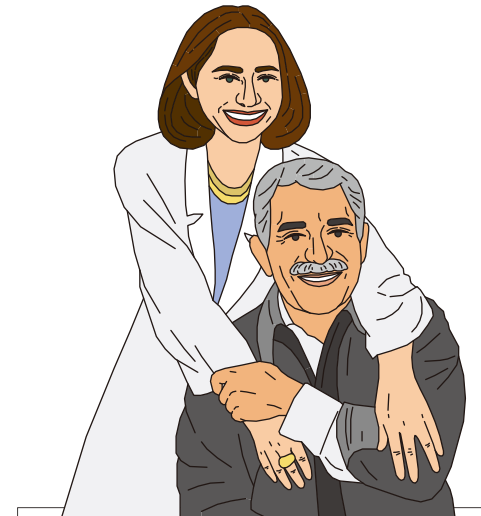
馬奎斯的曠世巨作，差點就無法寄出

有著埃及和敘利亞血緣的梅西迪絲，13歲認識了馬奎斯，26歲兩人成婚，夫唱婦隨，打點家裏所有經濟負

擔；日常生活馬奎斯所需煩惱的就是寫作再寫作《百年孤寂》完成時，從墨西哥寄到阿根廷尋求出版，將厚厚的七百頁分成兩半，先以僅有的45披索寄出一半，再典當手飾和電熱爐換得50披索，再寄出另一半，沒有妻子(馬奎斯的另一半)的「意志與恩賜」(「梅西迪絲」的原意)，《百年孤寂》恐怕難以誕生。1982年，她為馬奎斯向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博物館爭取更多空間，典藏他的生平文獻；她允許兩個藝術家兒子(崗薩羅和羅德里哥)將馬奎斯全數作品、手稿、文獻捐給哈利・蘭森中心，甚至授權《百年孤寂》的電影版權給網飛(Netflix)，都是著眼於馬奎斯其人其作的永續，讓馬奎斯的文學締造最大的貢獻。

「最偉大的小說」永別讀者，與馬奎斯天堂再會

梅西迪絲是馬奎斯一生的摯愛--「微風輕拂略過，原來是她溫柔聲音的氣息；菱格窗櫺上的亮光，不是玻璃的明亮，而是她的呼吸」--馬奎斯這樣寫她。她的名字有著「慈愛的聖母」意涵，她在八月十五日這天離去，誠是一個最美麗的告別。這一天是聖母帕洛瑪(Virgen de Paloma)紀念日，「帕洛瑪」(Paloma)就是白鴿，象徵和平；有些地方慶祝「黎明聖母」(Santa María del Alba)，也是祥和純潔之意；而在整個天主教信仰中，這一天是聖母升天日(Asunción de María)，更是帶著福報歸去。對梅西迪絲而言，應該是選在馬奎斯最愛的八月，兩人各自揮別人間87年歲月，天堂樂園再相見。



<sup>1</sup> 馬奎斯喜愛黃色，寫作時，書桌都擺放一朵黃色的花朵。「魔術師」是作者達帝斯・格拉對馬奎斯多變的題材和寫作技巧的稱譽。

<sup>2</sup> 古埃及文化中視為神聖的動物，象徵蘇貝克神(Sobek)，是創造尼羅河的神祇，也代表豐饒、生命和植物繁衍的神，是人民趨吉避邪的守護神。